鹿裘石室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贈教授張西垣先生擢南國子博士序

令甲鄉校官縣甲乙科者率遷爲六館師亦非異數也然以令張先生遷南國子博士則余洛洛嘅慕于君臣之際有盛世之風焉蓋張先生離母腹而孤母夫人矯末亾人者幾三十年先

生始舉進士令南安踰歲甲辰
皇上大計吏南安令以最聞迺伏闕上疏曰臣
國維亾狀荷　上寬恩還治縣顧臣有母少寡
茶苦畢志以有臣今日年且及耆慮衰損雅不
欲勤于遠而道臣治數千里驚湍沓嶂不任戒
心臣獨子與母命相倚實不任烏鳥之私儻蒙
徙鄉校一官俾獲就養則臣至願幸　詔下銓
部議報可于是張先生遂教授余寧國郡而奉
母夫人來也是時京師一時翕然名張先生孝

矣余郡故瘠土之毛不足供甘膬張先生吳人也茶荈橘柚之屬時時載自吳具羞于母夫人當夫人耆志益暢益良食健步履余郡之縉紳士率躋堂致觥焉交相頌之曰貞壽而先生嘗卻門弟子脩脯不內曰吾有奉備母養而盍以養而親乎于是一郡翕然稱張先生孝非獨有之且錫爾類矣然而先生猶喜不勝懼也走境內羣望爲母夫人祈千百之年即境外若白岳九華帝時佛宮必乘間以往乞靈而益母之算

又于于爲不肯爲孝名居二年張先生之薦剡日騰于　朝有博士之遷然薦者稱脩明經術振作士類而已而主爵者跡前疏知先生之所爲大節在孝求便養也故博士不以北而以南先生之僚及其門弟子合而詣鼎小子屬有言贈先生討先生自鄉校逮博士雖崇庳內外殊要皆職教也古者鄉之教則三物成均之教則三樂抑孰不原本於孝陽道州爲國子司業語諸生學所以學忠與孝也簡孝秀德行升堂上

三年不歸侍則斥之而諸生之謁還養者二十輩固教誠有本爾博士綰六館佐司成以孝若張先生者達教本矣抑何職之不舉焉夫務舉其職而不遑顧其私者臣義也務使人必舉其職而兼卹其私者　主仁也下不以靡盬廢將母之懷上不以率土忘賢勞之歎其庶君臣之際兩遂乎而余于張先生遷也咨咨嘅慕有盛世之風云余友海虞陳先生者張先生鄉人也又同舉于鄉今方爲六館師經明行脩富著述

與張先生相若也本朝名公卿大夫多發跡國子余見兩先生自此升矣諸君子執是以券會天子以孝治天下覃恩姝渥張先生南郎得拜封母夫人此異數也弁藉爲賀

婁雲王先生拜國子助教序

今天下師帥之官內則尊而成均兩司成以逮六館外則督學使者以廣厲于上郡邑博士以職詳于下凡使士經明行脩文質具而風俗美也然而論士自鄉始則邑猶要焉夫治緣教成

教緣地設綜之固未有不自身出者王先生吳之㝢人也繇乙科署我宣城教諭事吳自言偃以來故文學之國王先生所爲文本之世業參之匠心即奇氣旁溢精采注射而必務程于先民諸弟子咸志述而手模之以卒歸諸馴雅顧先生以宣本吳西略即文學不甚相懸遠其大致則在士敦本而維風是時爲邑政者頗嚴重士有求不無見抑抑之久將不無激且見亢王先生職教而佛政沈毅有守吉月衆類之外無

私覿無副封諸弟子始進之贄歲節之問遺一切簡謝至其情有所當申誼有所必遂往往爲正色誦言于長吏長吏亦輒𢜓服敬憚之與士漸脩相見禮而稍特其餼稟平其賦誦士因以退相戒無輕跡有司之庭傷王先生之義一時謂王先生調劑其間若甚難吾見特敕躬潔已而已居四載爲丙午夏先生用累薦拜國子助教之　命且北矣夫國學之與鄉校崇庳廣狹異埶也其人多燕趙齊魯晉衛關雒之士忼慨

負氣節直中重内無南人佻巧孅麗之習而至
舉京兆升於司徒則南人率遠勝之彼其文固
不勝南也王先生出其煒然之藻淵然之蓄以
孚翼而賁飾之當必有應焉南北異尚故因俗
適宜若其沈毅之度端廉之操王先生始終恒
有之鱗蟲之長五色遞變而神龍無欲則難致
親下之植四運遞化而松栢貞勁則後凋其性
一也性一則天定不受變于地不就化于時以
是而槩王先生何獨艮師帥誠慥慥有道君子

哉先生行有日貧至無以治橐裝諸弟子意欲贐先生而口不忍言也詰鼎小子請以一言代余方謝未能先生之寮括蒼葉先生來曰王先生北宋先生踵而遷海豐東矣語有之莫三人而迷曾子焉倀倀奚所之殆不後諸弟子之依依也余忝世講於王先生葉先生嘗師顧學使于吳久知瑯邪家世爲詳始與公起典午千有餘歲入我　明而名卿大夫之勳有踰王先生之先世者乎古者周尹氏漢韋氏之屬皆世官

非世其官也蓋以德世也吾于是而竊闕大司樂掌成均教冑子之深意焉或又惜王先生遷大騶不獲載上公車迺堇以六館進也殊不然國初耆碩由此其選余所睹隆萬之際則有南太宰海公從乙科起家署教事此亦直躬潔已近代名端廉人也

君擢王侯膺薦序

余少脩郡乘知郡之屯政敝極也恒慨焉嘉靖中張御史者鋭理屯迺以升改今清之三則而

槩名案撥其於初任力領輸之意誠矣盖屯之敝一敝于豪民之兼并而田額虧再敝于大猾之侵牟而軍實耗又三十餘年今衛尉王侯君擢以督屯特著聲頃于郭君惟中所得讀侯所條上郡臺八議抑何其洞利弊之原于名實損益之際明辯以晰耶始也在斂之得其人則侯有定僉收清詭寄諸議繼也在散之有其式則侯有禁揭買愼給票諸議悉報可行之二年而積逋完新課集士有宿飽庚有贏儲且出其羡

幾及四十金歸郡祭要以侯潔巳奉公故能令
行奸止規指經度有機要以故事給而力紓一
時撫監爭下檄嘉勞之晉握篆掌宣州衛事仍
督屯直指王公按部薦于　朝有日射策名高
三捷清屯弊洗百年衆羣以爲允昔趙營平留
屯金城漢庭之臣相詰難于者半至璽書切責
後將軍何緩期營平持之堅諍之力陳其便十
二遂用以下先零罕幵而羌人終不敢侵漢司
徒以土地養民者也大司馬法其致民與大司

徒共之因四時之暇抗以師田之律則屯之功
庸孰尚焉或以建武鶩遠而扞邊乘障得縣顯
王矦閫外之制抑由此北鄉乎余不然五湖之
間有輕心久矣加以水嘆之薦臻礦權之為暴
閱世者于内地有隱憂而郤顧之不皇即吾六
郡中分兵使者而治之若吴淞狼山江海要阨
竝舊置大帥揔其兵矦異日任也以矦才地所
向誠咸宜人臣第效節官下唯上所使爾矦之
先肇封名和者從胡越國定杭歙從李曹國感

元主至紅羅山則嘗于南北皆有功傳至東川
公豪儁爽伉頋學其子于先大夫儒而夭時葵
庭公始孩嗣爵以疾解授君擢爲子侯則受廸
母郭恭人爲多恭人故惟中姑也婉嫕有才略
歸于王值王氏中微內外惟母所綜理訓其子
以圖振廓之而師友于費君子兩惟中間二君
工屬文侯遂以文起家郡學生兩舉武闈雅歌
綏帶有敦說之風茲且蠻有嘉問勛伐日寖寖
益張儻肆號恭人爲武昌之定魏夫人之貞敬

以顯父母令名于無窮在君擢矣惟中語余君擢之以屯著被薦也繇府君馬公假之以便宜而復爲之推上以贊成其功夫營平金城之烈良繇魏弱翁爲主畫將相龢則士豫附不自古記之哉諸與王侯知交者屬不佞敘次其事爲侯贈以侯之祖嘗學于先大夫有世講也

贈葉司訓膺薦序

自班氏之傳循吏與儒林也若學與政判矣而以徵漢事出則羣牧入則九卿率用經術取高

第故治猶有本近古云迨于今制頗顓尊經術
然于古實無所師承要以媒進趨而資逢世其
求也質以爲羔雁其獲也棄以爲筌蹄其不能
盡獲董循次以進也往往不肯爲黃綬吏而坐
擁青氈爲廣文先生伊吾呫嗶故如經生郎間
有攝篆之檄不欲行蓋檄者乍使前而隨伺其
後攝者姑掩襟而旋露其肘趑格既難通材亦
鮮則學之於政非特不相爲用且交相敝矣吾
司訓葉一之先生獨不然葉先生栝蒼人也甫

髫籍諸生業已布其文東西浙槩試輒冠其諸生而旁工古文辭松陵顧道行理栝蒼賔師葉先生致于吴俾子弟事之數年余里許君彥貞爲栝蒼丞及守也盐心師先生來則下榻往則虚左顧先生名甚翔數甚觭繇鄉校而廷對凡十一都試不售也來訓吾宣者四年於兹矣先生鴻朗闓達而縝緻有雅度殆良吏才也臯比之暇雅游士大夫觴詠間適彥貞里居抵掌道故余常忝末席焉會當事者以先生攝寧邑

先生辭不可寧俗囂習訟而子衿氏好持論官府短長頃之廼無不誦說先生者大較謂決事敏御下嚴淸不矯廉刑不勝教士民皆幾幾祝先生卽眞而直指使者當報命薦先生于　朝其稱曰瑩如楚玉利若吳鉤言德器與材諝兼具也繼之曰技擅雕蟲任堪馴雉言政與學之孚通也直指誠知言先生亦不云非遇矣雖然荆山之璧市以連城禮以九賓而薦諸明堂淸廟重之也今望氣者聊一占白虹之光采而已

泰阿之劒五步不留行千里爲厭伏卽武城之
宰亦割雞之試而已抑終何足槪先生而爲先
生重乎比年主爵稍能破拘攣蒐瑰異仰追
國初並用之德意則先生玆舉也其始發鉶離
璞之日乎必更有歌神寶以相明而重任先生
以擊斷觀良者世固不乏通材也經術之効不
益亦允昭灼哉葉先生之僚長爲莆中曾先生
晉陵董先生並一時奬薦三先生皆今聞人君
子也又萃于一邑良爲勝事栝蒼守識先生最

先庶夫稱今之水鏡矣而所爲觴詠游二三士大夫者屬予鼎祚敘次其大致旅謁爲葉先生贈焉

贈太平令許壼長先生膺薦序

善治者太上因之固矣然而嵬瑰闒冗者多托跡焉其始以安常襲故自文抵漸積以至于大壞極敝中乾外溢不可爲有亂而已儻非其人材博碩邃識超覽起而爲之所則或驟而廉失之劇有所侵疏而有偏不舉之處要亦卒偕底

于亂又安能勝其任而稱善摩以余睹吾郡六邑獨太平之竅憚蠹慝久矣先是諸長吏率常代去而曹史緣新故穴爲奸比及丙丁之際有以丞攝者肆姐冒利上下相蒙而下緣以輕其上獷不可使禁令中格謠詠易輿當事者患之以言于主爵太平令必重擇其人丁未冬武林許公靈長遂從銓領太平誠重之也縣人知許公繇擇任已潛慴之且聞公自諸生以才負盛名公卿大夫間其人脩儀直幹眼如曙星郎豪

猾素恣睢望見公若已鉤摘其隱伏掀炙于其頸不暇咸竊恇駴惴恐思相與逡遁廼許公之蒞政也平心揖氣特申敕其下去泰去甚它明與之更始而攻苦茹淡官舍如精藍爰書籤牒手自注記左右不得闚縣所爲害治者莫如訟蓋太平在萬山中山入賁最饒俗故嗇奉養厚幾詰亟則走南北權要恃居間爲嵎公壹切謝絕于理曲雖殭有力必麗之法然亦盡法而止會禮官修謚典公舉縣直臣周太常轉聞　上

察艮褒節表佚闡幽俾有所廣厲不盡倚法也令傳公以讞焦氏獄有旋風之異駭杜子甲鼻于閒夜殺人無左驗爭謂神明顧此實非公精意許公意恒出于愿慤忠篤務敦命胥誨以庶夫道洽俗美爲當公至之明年歲大侵縣歷田希少卬食他郡公倍斥奉勸分巳責奮相嚮義單車歷村落計口鈞賦復不肯增戶數侈大其功以其所贏建常平用具儲峙猶旁邑所難計公臨縣甫期月而耳目一新習染丕變維風起

敝游頌行謳將非已可之會乎頊者御史臺若
督學楊公視江李公適報命並薦公于　朝若
總漕監河之格外崇奬者更纚纚也不可爲非
獲上矣夫革當必巳日之孚則非驟蠱治有後
甲之誡則非疏變而必通者時因而無弊者道
許公以易魁北闈玆其用不達于政哉余少治
古文辭初識公吳越之交而公于學無所不晐
尤工六書爲時楷式是時郡太守爲大梁金侯
雅知公虛衿而聽因獲以盡展其材志抑時時

推轂之此許公所由以克濟有成者也余友杜生孟明焦生仲弢譚生儀若暨孫生生明六輩皆所爲士之儁而公優遇者述其邑搢紳先生旨命余鼎祚一言爲公贈固以余逌辱公交生贛不能爲人謅公其先本關西亢爽有亮概亦不受諂也夫諸搢紳先生不以許公無私徇而間公議較余邑厚矣厚矣余邑二三子與有霑溉者併得書

天柱會贈董學師膺薦序

世宗朝晉陵有中丞荆川唐公憲大夫方山薛
公一時制義爲世模楷今所號四大家者晉陵
兩焉薛公督浙學持濾精品藻有人倫之鑒唐
公起家國史猶博贍工名理知兵善伎擊及風
角勾股多所旁通此其人雖已往要以其遺書
足鏡而術也余邑博翼吾董先生少承鄉先正
之學胠篋誦法且于其賢胤皆有婕昕夕焉游
息而上下其論議受餼鄉校間名久翔至都試
輒中格遂以優敘薦于廷來爲宣城司訓也三

年於茲矣宛陵之文習輕俊或詭僻不經先生
從寮長公課暇别有天柱之會會凡數十曹則
先生執牛耳而盟之緣本兩家以意裁飾務俾
衷于庚庶還弘正之醇風戊申臺試錄小學選
東序者幾及廿餘稱得人盛固先生一變之効
也二陵並吴地華而漸於靡先生端醇冲穆望
者知其爲君子而以質劑宣之文程之以實蕷
茲會也益相戒斌斌修禮讓一變至道又先生
之明効也董氏在晉陵爲甲族余與先生先世

有年誼時嘗過從譚泳迺先生于古昔成敗失得之林當世利便鴻鉅之務內甚晳則何獨擅經術之長而已先生每語諸弟子經術正所以經世夫寧以和筆濡墨徒學而無用者哉于是知董先生之外若樸茂而篤固顧所以善藏其用也比學使者楊公察吏儒之良具牘報　命以先生材優從政薦實洞見先生之內而有所以用之矣然余竊有進于諸君即就唐薛論中丞負大名寓內淮揚之名人不無求多盖是時

倭事孔棘公亦欲有所徵見長以少紓　國家東南之患至其生平嚴一介糲食褐衣殆志士也袁文榮煒爲薛公門人及拜相有爲薛公賀者公不應人曰孟子喜樂正子爲政非與公徐應之曰果樂正子也則可喜厥後文榮卒無所表豎士貴志有立先生之期我友者意良厚豈直以名爵通顯爲余因費子子雨汪子大宗蔡子永叔諸君子之請爲先生贈而余姪好綴其末令次先後語以復兼致勗焉儻一有當于先

生者乎先生行且長百里師牧一方掄材鄧林所造益廣其大旨固具是矣

贈郡太守金公入覲兼過箕城爲壽序

自聖學不傳而後代各以其意識見解爲學漢經學之傳咸有師授建議莅政一禀于經故吏治稱良莫盛漢然皆因時就事其于道雖一隅時合而天人之微性命之奥槩未之達也文翁以教化稱要惟興起學宫使弟子授七經小吏學律令蜀郡得比于齊魯中和樂職布在益部

亦稽古禮文之事而已宋際濂洛理學脩明逈其人多沈下寮扼時禁不獲盡展其所學而于用顧亦鮮効焉我　明王文成公起東越超然獨悟本其眞知施諸實踐投艱大而克舉處危疑而不害論者猶以其根柢象山原出葱嶺吾郡侯大梁金公獨推尊文成而心儀之嘗以爲社稷之衛道盟之宗葢金公志聖學久矣繇晉令徵拜南曹郎南都諸君子爲祀耿恭簡羅盱江二先生有同志之會公日與弱侯焦先生相

合併交切齣于是浮疏者推其密膠固者服其徹凑泊者盼其胳斷滅者孫其通咸以為公之學獨得其傳凡數年守余郡又二先生過化地也盱江前為守最著有特祠久弗不治公下車即修謁為除道闢扃以風厲郡人士盱江在郡純任德而于讞詳禁令簿書期會之間時有所縱舍于世瀀時取簡易不甚裁公勤力自効官下材開敏而博大六邑之弊害便利靡所不洞晰而巽心觀理酌情與世靡所不平亭首為新

郡學學有會鄉遂有約皆精實行之而振士之淹使旅進不以貴妨所規撫務先訓定之廼御吏嚴幕佐以下無預事爰書藏計宿蠹一清然公寔不欲用彊詧名意翣翣在民隱也戊申之潦凶而不饑卽屏博徒平市賈賔禮堇具算器無加壁襲帛細若省梨戸之征畫漁戸之地冬則身自行賦窶人口錢夏秋命醫分施藥事制曲防唯甚以寬其力而贍其私以故四封之内式化阜生刑幾措不用余鼎祚竊謂此我公之

實用然亦公之應跡爾若飛者戾天虗空無跡
照者臨物色象自取頃亦讀公之明手斧鋤矣
夫以手明手之非手也不猶以指喻指之非指
耶悟則臭腐爲神奇迷則醍醐爲糟粕圓融周
徧貫萬函三誠不可以識識不可以解解者矣
吾師乎吾師乎世但以跡而名公即入　覲而
以牧郡艮膺異數之典光寵公固于公之濳脩
默證悠然無所挹而加汪然有所注而不盈也
神虗形實體冥用顯聖賢經綸之學蓋如此鼎

祚無似辱公折節而進之以頗多學誦時時有喪志溺心之諷而根鈍習氣深不能發上蔡之一汗遂[illegible]　上負二先生二先生鼎祚昔從游者也茲于公辭不敢溢美而於公之學或抑旁闚一二焉公素廉儉是往也持一襆以北太公及太夫人書來曰以時之若多收數斛麥足爲若行資矣二尊人年踰七秩公過家稱觴上壽官中一物無所將二程之于太中珦尹和靖于善養之母並以其子理學顯非公之鄉先達乎

文成西征之役海日翁書往復以忠義相勸勉父子之一心乃爾公心儀文成而庭中之遇亦略類因併志之

郡中送太阿金太公入覲序

余不佞典守文史與在交戟之内竊窺今天下大勢内雖稱治肰亦斷斷矣宮府睽鬲庭議沸而國是淆即端揆之地喉舌之所弘化何繇乎外而藩臬郡邑雖位局一方事猶顓制若郡固有臨之上者所與除裁請爲易達下儼然提衡

諸屬威福千里二三寮案左掎右挈尚得以展布其材志彼重內輕外仕之恒情顧令類若欲釋近而就遠埶使然耳頃年主爵者不能得之內而于郡慎擇守良輒報聞余郡廼得守嬀都太阿金公焉先是公令太原會中貴人之摧三晉者其埶甚張莫敢誰何令廼獨力與亢以衛民幾蹈不測賴　上神聖竟得完公念其身
上所賜也益感奮勤毖于政當上計用廉令旌已拜南戸曹主摧維陽羨金千有奇封還官則

又用清郎名其亮烈性有之而鴻博高朗材靡所不遂吾郡預稟稟將無武健雄斷意求勝之乎金公之言曰牧之于民猶農之于禾長其兄而去其弟耳然公徐督其情形知郡固可長者治也大指在拊循務以道相董正里市歲時尚俳優飾歌臺酒食徵逐子女獲雜宣之俗澆而善謠小猜輒騰飛語文致短長公一切屏絕勿復通約士于學宮申之六行而僇其亂羣賔禮其好修者皆不以文建鄉社讀灋宣諭使其子

弟若訓于父老余以戊申春過里門盖目睹其
風猷其敦厲教化之意居多乎是年大潦民羸
幾卒而以蠲郵請卒安之若覆盂者誰之功邪
温陵陳公捧賀北語余公括藏七千金告糴隣
省轉輸繼相屬穀賈遂平不給則斥俸勸分口
賦以等差次鉤校悉有法令夏雨小淫公虞損
麥也日于署齋向天叩頭千亦唯其寮旁聞之
陳公者郡丞也時倅爲趙梁公司李滇楊公公
與人洞見庢裏而處僚友間猶坦易平直魚魚

雅雅若塤篪之和甘酸之調焉卽鄉士大夫無
敢持私進而好來焚枯酌醴驩晏終日于是退
而私詫曰昔爲強項令履虎尾而逆龍鱗者非
金公其人乎今胡然其春風拂時雨潤也或謂
公初以太阿自命霆擊電決五步不留行旣而
若承景含光弢精挫銳盎足爲世寶此雖近似
猶須言公也盖公久篤志聖學而又該洽外典
眞常妙明之體緣寂待感而微彰柔剛之用當
機互應聞公自政術外閒以學與三公參證莫

逆于心明歲元會公上最計府必膺旌典如令
時卽舉　國初事峻陛卿輔是爲內而非外矣
夫羣議之所繇囂而國是殆未定也起于意見
之各異激于曹黨之相傾廟堂猶之乎郡國也
以公之協恭和衷讓能推美者風示之抑庶幾
其庶動乎然余郡固願久之竟其惠公留內遠
則　社稷之衛近足救一時斷斷也余卽忝同
籍在宇下不敢請公誠欲計安天下抑豈遽忘
吾郡亦三公之眷然于懷者焉

諸邑贈郡侯金公入覲序

今上神㩁端居法宮而威靈燀赫恩澤滂霈戴斗之域若在綈几固以所與我共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比戊申夏江以南連數十郡水歲大侵余郡寧國𥅬旁郡獨𣖼至　詔所在假予貧民金錢十數萬余郡堇及千而卒道無流亾市無踴賈萑苻絶警闗榛晏如視旁大郡獨贍完則郡侯笪其城金公之請蠲申貸已責務分是乂安我而屬邑令君胥于以有成也是時公繇南

曹出守郡一年所矣當公之初莅也雅意揚扢
時有所張措闔郡爲振而偉儀壁立望之儼若
神明在羣屬亦罔不祗服夫履高者難爲下材
鉅者多自賢淵魚之警烹鮮之諭殆拗佹得焉
而公初不爲亢引逆距虛沖洞達自寮屬以迨
耆庶咸温然接之各獲以傾寫其赤悰殫其所
欲言寸長必采弗以下體遺聞善必行無爲空
譚設卽與諸令君相面命或下尺一牘諄切悱
惻猶家人父子之告語也要無一念不在卹民

隱而剔吏弊吏治則民安自昔記之宅非有大戾也雖忝幕之微又必覆露之盖公精心爲理故皆肩脅㥜息不敢罔上以行私公仁心爲質故皆志慮摩厲不忍負上以底違然余竊有闚于公矣泉穀出內獄訟比詳諸令長優任之將欲使邑弦歌而里親睦則所務重教化吉月朝學宮脩士業歲時延見父老讀律宣諭以約束其鄉固 國初功令也傳有之上專用德則以本教而持國固此其績揚百世之庥風登輿振

一旦潤一隅者論廣陿遠邇哉公之鄉先達呂中丞明職書于治體甚辨晰公梓布境內而中丞之呻吟語公序而約之以澄神養氣則其大本大原也伊洛在彼淵源有自漢所稱二千石進而九卿雖以經術典去學道之旨邈矣潁川渤海曷足擬公往公起家晉中兩爲令當覲以廉能見旌玆復由守覲　天子上計最首膺異典超次晉中吾士民何怙恃之以儻儌天幸上重軫東南歲侵之後姑賴守勞養以逮今時

若也賜璽書錫金如漢還治吾郡用竟其惠利之施則諸令君且得久事公抑余不佞之所幾幾願者也而不佞猶圖卽報滿將援朱吳郡陳湖州故事帥我士民以增秩久任乞諸 朝會因諸令君之屬言効焉而志吾臆如此余不佞忝籍公舉南宮辱在宇下饗德深傳循吏昉自馬班亦史氏之職爾行且執筆紀諸令君矣

贈楊司理任大原郡丞序

仕也類重內而輕外長孺願久于禁闥子高約

結于劇郡郎漢治近古賢者已然今且北畸重南矣余不佞兩令晉陽入郎南司農以出守兖陵晏如也是時兖郡丞閩陳公司理南詔楊公先余至倅梁公最後自趙至相得驩焉越三歲楊公以　徵行盖楊公之爲理也藉藉聲著甚而程書之上計府者大約兩端曰廉曰仁夫用人之仁不問其廉而廉者又多刻害防于仁則僶俛之爲難顧公皆有所受之公之廉受自性澹泊食不貳味衣不純釆而交際猶簡在官鮮

旅幣之將算器之餉至其仁愛之先贈文林公嘗爲憲都曹見刑人于市也而傷之遂解去命司理治尚書有味乎咎繇好生之旨也公以刑名官念非其先志故日唯明允是兢兢郎余所記臆釋不辜之辟汪應官輩三十餘人矣方徵命初下郡士民及旁邑大府靡不抃躍以爲司理無負官執秩無負理邦之司直諒在斯人公謝曰吾聞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所在儻獲奉一職足矣余灑然異其言未幾而太原郡丞之

除目下郡及旁邑大府之初抃躍者又靡不轉而爲歔噫憤咤走叩部使者申不平之鳴余語寮二公吾知楊公固必安于丞盖竊有所覬于公公起家爲理凡七年所什七戹巡什三署篆非詩人所爲詠跋涉而歎賢勞者乎公處官若家視身若遺淹速壹不入其心何志念之深焉夫內外猶之淹速耳彼仕外輕而內重要起於務求進而速化者也如欲速雖四日而周三臺猶爲淹能處一郎九域而奉一職猶爲重楊公

前所謝士民之言若有先幾抑有定力矣太原故余宦遊地連數十城而爲郡以屏翼京師驛者傳言偏關閼丞公適當其任盖偏頭連十八堡以蔽全晉全晉安則京師安其地猶重而丞主兵轉饟虜之欵市咸屬焉其職視他丞爲雄楊公具智略因時應變周還不窮余嘗許之爲邊才今邊事漸𡨥兵威久頓遼左巳岌岌殆矣而恭順之閼氏且老僡識者焉可不爲長慮哉公勉矣異日而授鉞建牙若年恭定馬端肅之

于胥則余不爲不知公即執秩亦不爲負趍矣公既行余瓜期近將釋郡而陳公梁公並才賢尋將遷二三兄弟誠不無分衿贈縞之感焉

又

郡司理楊公之德　名行也余邑鮑侯既偕六屬徵言徐少司空矣宣首邑鮑侯承事之日覘旁邑最久觀法爲最近其欣欣色喜於公之徵而依依不能遽釋公也爲情最眞寓書其申命曰始不穀令安義楊公之政理流聞江介大約

謂其節甘而志苦材高而禮卑及徙宣城獲奉
公左右則習公廉儉自性贄幣不及境飧壁不
及門疏衣糲食無所芬華夫廉者多刻而公獨
寬然長者嘗誦歐陽氏以大儒爲留推至論刑
惡其意非惡其人故公即奉三尺惟謹怙終則
辟更新則舍不欲爲深督窮治以勝之四境內
外歸之如流水而恃之若司命才高者多高自
暦而細物獨予雄而難與羣理以瀍爲官然而
田賦兵戎膠庠陵藪之事皆其所決筴其任重

撫監臬使暨郡長吏皆其所寄權其體尊夫以
公之才風馳雷舉靡所不蒇五歲中嘗署郡篆
兩署宣涇署春穀異時異地靡所不宜迺雅不
自有其才溫其簡易上無所挾下無所陵卽令
之無似公不難拊身而傺然意下之由然耳提
而命之以堇免于大戾則彼賢于令者益可知
故又咸服公之度勝也某先生非今之龍門蘭
臺乎敢以　宮直之暇冀徼惠一言某唯唯因
閒閱司空之爲言則以能任特稱公夫昔之能

任者莫踰伊尹合千古而尊之曰聖之任當其畊莘之際致嚴于取與晳微于一介要以一介之辨晳而後一德之咸有是惟廉故能任爾至其廉而不劌猶所難能尹不云乎惟商以寛兆民永懷接下思恭與人不求備則督身恕物之義也公與鮑侯並以書起家書之言刑莫善皐陶其謨曰寛而栗愿而恭直而温簡而廉楊公其有之惟知人故能安民則公之拊身而下鮑侯且推之居前挽之恐後不可謂知人耶項者

訟言盈庭虛華尠實其敝也亢之使高訐以爲直分曹銳進植黨背公開　上以無稽弗詢之疑而成下釜鬲煬竈之埶誠有如司空所慮謂百能言不如一能任者此其端咸肇于鋌走險而違讓德也有虞氏二十二人稽首交讓女咨女諧率以亮天工熙帝載夫郡亦猶之國也以楊公之明允懋著而引重承我鮑侯之精瑩吏治而歸德所尊耦俱無猜和衷共濟盖師師有虞廷之風焉公茲蒞郡而趨　國矣是以克讓

爲杓而不伐爲功也夫遇鬩于塗一人拱手則攘臂者斂一夫緘口則誶語者息主爵者之首徵公其意不淵且遠哉公今行矣行當爲我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不言則已言必有物不爲則已爲則協中越歲而舉鮑傒于　朝臺省旅進魚魚雅雅某備位宮采竊親睹其盛且爲國家之大同慶也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郡太守金公擢徽寧兵備憲使序

徽寧之設治兵憲使也自弘正間始季年兩浙中倭島事急故鎮桃川以東控吳越今上初有于湖之警江事急故移鎮秋浦以西控皖瀆金陵中屹爲三輔陝區而我

高皇之寢廟官常儼然在焉重可知已于時嬀
郡金公守余郡以最聞余從貴竹來偕入覲
嘗就公而論政下緜州邑上逮監司余因謂監
司之雄鉅疆理之廣姚未有如我宣歙而其繁
劇要害亦無如宣歙雖大江千里泒彭蠡而引
荆巫重湖枉渚互為出沒頃在丁戊一夫作難
至勤王師粤昔山越之區其地罙阻其俗剽悍
大校陸則獸挺川則鯨奔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此一難也省臬所轄郡三而止茲獨倍之六郡

一州仰于我乎質成而俛於我乎承式課吏治飭武功察嶮隘洛原隰平賦決刑皆其有事且時時副諸臺巡行部内郵傳如水簿牒如山雖敏者讓未皇精者患不晢此二難也持中丞節而黼斧稱直指以出者數踰十政出多門見各岐眕安得而分身徧應壹意孤行此三難也畿南仕國也士風習借資爭造請順命則骫三尺衡命則生衆口此四難之猶難者也夫必德威惟畏亮撫不阿秉羔羊之節展霹靂之手庶克

有濟焉意者我公其人乎公瞿然謝曰守父母
老以公之庇獲徙近北望親舍其下幸甚旣余
還里徽寧備兵闕則兩臺業薦公得請矣噫嘻
人情豈甚相遠哉而六郡之文武吏若士民喜
可知也寧直宛陵郡丞陳侯倅梁侯暨六邑令
長宣鮑侯寧趙侯旌蔣侯遺書不佞光祿嘗往
言四難于金公抑有所爲易者乎公虛巳而渴
善屬吏願奉光祿言以轉聞余躍焉報之曰夫
事爲于其易則難者至爲于其難則易者至然

非所以擬金公也公高明偉人也兩爲彊項令有廉幹聲甫蒞郡適歲之不若嗸嗸者之以澤量也廼爲之請蠲請賑屏文法簡科條然而公小露其頴則千里坐照若在堂皇百函立剖無濡期會斥一二墨者而丞尉胥史齒戛股栗負霜雪于庭鄉猾市魁雖僻而窈咸驚若雷電之見臨而我公今總師旅據上游誰敢生心挺而走險親跡其不逞蓋公爲郡年始強氣完神王性耐繁勤勞不自便未嘗告稱至退食委蛇猶

有餘畧也何難于六郡至誠所通獲上有道公上謁一而見灑然異再而怡然說以解三而聳然敬且慕即素號驁獷者亦心折公舉爲江南北十四郡之冠自鄭襄陽蕭漢陽以還所未有也唯賢知賢何難于諸臺余聞郡中士大夫當公在事頗自束修無敢以私進蓋外懾于公之清議而内慙于公之清操不戒以孚不威以肅風之被也四畧固已久傾之夫詩有之惠而好我示我周行寔羣大夫及不佞某輩所爲拜公

惠者也二三君子其益昕夕承式公相與以有成冀公必加惠無已夫上行而下効立政之經也上安而下觧一德之符也此殆余所爲易者耶犄與行覩其盛矣

送金兵尊上池陽任序

當我金公之繇郡人　覲也既駕而馳一日郡士民倐羣然驚走驩呼曰執秩懸宣欽覲察需我公矣衆以質鼎祚固未卽信然人情可卜焉今春公薦有豫章晉陽之推郡士民復羣然轉

相告曰公遽以晉楚故不爲我有耶然猶援副
封以自寬而疏留中之是冀越兩月東浙之臬
以主名上而與公最績之期會也于是郡士民
始信而項項焉不自得轉相詫曰夫浙誠首藩
杭嚴孰與我三輔重聚族而謀以泣挽當路則
兩臺適已請于　朝奉俞命矣衆于是愕者解
憤者平項項者躍躍其腹果其願盈復以質鼎
祚鼎小子稽首祝天曰彼其蒼蒼者正色耶視
聽自民桴鼓必應所貺我六郡一州者畢厚矣

非窮臣獨得私也曷敢忘北鄉稽首而致祝
天子神聖恭默明見萬里上為
烈祖培豐芑之業下為畿甸永利安之圖君猶
天也曷敢忘要以公治狀大較有方少保之端
嚴潔已而公寬身長厚有羅盱江之學道愛人
而公吏事精懃有鄭司農之清簡不煩而挺躬
任事有蕭漢陽之執持不詘而材術經通之四
公者百年來吾郡之良牧亦方寓之碩人乎公
為之撮其勝而舉其遺㤄乎其有餘而綴輯其

所不足公猶嗛焉孫讓以未皇遹求所謂太上之慈我何有者志度遠矣然四公前後擢旁省以去未有即借以臨蒞我六郡若公者衆且質鼎祚公在郡政主恩而道用柔吾聞治因之治兵可因乎余對曰未可也夫所名因者因天因地因民所利而已天地不以生成廢摯肅王者不以利養弛刑章隕霜不殺書以爲灾如或承敝襲舛是曰因循今兵頓于衞伍吏蠹于斯墨士習于佻而細民之困兼并也非一日矣重以

寄託之鬼道祭牒之神叢伏莽之戎鋌嶮之釁若先朝嘗圍皖略江黃脫巾南都而括寇三簿新都者亥午牙蘖乎其間至不可究詰逆距則何得晏然無事乎余小子願公以明作成惇大以疆毅劑温柔時出而儷行隨施而曲當實我公之優爲者爾衆更以質鼎祚子言者公將朝至夕發一埽而更之乎余對曰未可也蠱而事革殆必已日巽而務入尚戒先庚勢重則不可亟反吾願公持重而善完察于亨鮮去其害馬

有以爲而無以爲也雖然有本焉公篤志聖學以無欲爲宗無欲則明通則公溥循緩急之宜酌微彰之用而包荒馮河得尚于中行以此宰天下可也奚有六郡余退而私籍其語公行填池陽會族之諸父昆弟來謁送因出所私籍示之長者曰昔燕人與越人偕濟燕人爲授維楫衣袽占風嚮方計甚備既而知爲越人也赧焉夫越人善操舟豈燕是賴然其意則款款自効矣盍以此薦于公鼎祚敬諾拜祖敬亭宛句之

間嵬然屹百里而淵然照百尺者公之風德也
邪

書南陔白華二詩贈金兵公歸養序

詩小序傳自子夏新安廼一切屏之溺其旨矣
其序南陔言孝子相戒以養也序白華言孝子
之潔白也繼之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
廉耻缺夫孝友廉耻人道之大經可廢哉然其
辭軼久至晉束廣微從而補之或謂廉何與于
孝今之仕者率梱載以歸鳴鐘而食重茵而處

其父母欣然就之姻族里閭交相贊爲孝友子以此在庸璅人誠有之鄭子張之戒其子貴而能貧田毋却稷子之金也遂而無患賢者暱識類如此且人之情有緩急呼父母我德耶怨耶亦必及其父母德則祝怨則詈恒情固然而仕者猶甚以爲德爲怨者衆也夫吾與親一體而分吾以其身游汙瀆之中而欲其親濯清泠之境吾樹怨而欲彼以親爲德能乎故曰人臣孝則必事君忠當官廉或又謂廉者多刻刻則寡

恩人亦必歸怨焉予以此非眞能為廉者直干
譽而已廉者於己有所辨而於人無所傷故曰
溫而栗廉而不劌君子之全德也吾聞援神契
稱卿大夫孝曰譽卿大夫言行布滿譽達遐邇
則其親獲安譽非君子所辭也迺知潔白所以
成孝養故南陔而受之白華義攸當矣嘗以是
徵之憲大夫金公而益信公繇吾郡守秉憲畿
南以迨今請養凡四閱歲鼎祚先後凡七為文
以贈公所為威惠之績頗著論總而約之曰潔

巳奉公寛身厚下若公念親老決去志則初與鼎祚有成言公歸矣侍鳩杖而獻兕觥計必有音樂以侑之是二詩者孝與廉相成而公具體之以無負清白之訓所稱粲粲門子者義相符鼎因以授副墨之子爲申其端公帥諸昆子姓鼓掌抗足舞斑歌笙爲太公太夫人壽也當有采于斯

贈憲使太阿金公請養序

今上以天下養方以孝道理天下周澤錫類下

迨臣子大梁金公初爲南戸曹郎聲甚著封太公如其官階奉政母太宜人已出守兗郡也念欲迎養則宿安家食雅意不肯恩官所請留侍則太公太宜人堅不可曰有諸弟在公因置其室以單車往頃奉命一來郡即遣歸裝以代巳也甫滿就郡拜副江西按察使治兵徽寧鎮秋浦復以單車往今年秋有事于漕至自淮遂以侍養告不待報發矣于是郡人士聞而譁呼競逐擁衖塞衜咸謀奔愬上以身當車轍葢公所

爲惠于宛淪肌浹髓家祝戶社則固在諸郡之先及秉憲約躬裕物而將吏之畏臬嚴于臺民庶之親公孔邇于怙恃五兵不試八行允章若所爲維風振紀遏暴持危則宛猶在諸郡之上守其與屬邑令亟渡江爲萬姓請命董及公辭未畢而公趣御者驅之行余曹皇皇焉悵然若失抑何以解于士民且姑慰之曰守不克爲若留公敢謝負幸而公之遺訓成績爲後事師者在也規而隨之遵而勿失庶幾畫一之顜乎顧

此藉以自解耳名盛則難繼力小則難勝直膛乎其後焉惟時有質于守者曰傳言大孝不匱服勞備物其細也夫士既違親而事主爲國家屈智力則爲父母詒令名始也求忠于孝繼也移孝作忠公負王霸略且駸駸嚮用矣誠篤孝曷不圖其大者乎有復于守者曰金公令太原與大璫爭稅事收掠其徒黨以抗

旨聞幾蹈不測賴

皇上仁聖中寢則恩至渥矣就部守而擢部使

者以儼然臨之亦異數也君父一也公庭內拜再命榮矣捐一日之養任一日之職不足以明報乎是行也于子道誠得謂臣義何有更端于守者曰聖賢不能悖時而就功亦不能蹶時而速化公期月可矣盍少緩以需有成乎往臬使未有終三年淹者公大度雖淹速無所問行道揚名殆論孝者之所必稱乎時哉亦不可失也守唯唯是三言者非無當要非以闚公之微爾公所為在無能解於其心而務遂其志今之游

宦者望白雲而詠白華豈不思相戒以養有所
欲以斂之則寧詘志以從欲此患得患失者之
爲也公茲之拂衣而歸猶昔之单車以往實自
我最初一念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焉知失時試觀世孰能不波公一行使世有難
進易退之士仰而贊　天子之孝理足以風不
可謂非報也豈必盡陳力而効官哉守聞公二
親年始老公年踰彊會四封晏如故公得全其
私儻一有急則世必急公近若嚴文靖李文達

執國秉憲中丞開府薊遼皆具父母驩異日公入而機要出而鎮撫入而奉親出而奉國就養無方博施不匱謂之大孝非邪至是而益闕公之全矣宣城鮑令繆謂守知言以質于關司理及諸令籍之走一介而內諸公嫣都之里第兼起居太公太夫人守與理生汝亳間並公鄉人也

郡丞清波陳公擢南戸曹序

嗟哉漢文內張季之說也當問上林尉禽簿不

能對啚夫從旁對甚悉豈誠非才然以終不勝絳侯長者竟止不拜也其旨甚微蓋天下事多成于湛深厚重之君子而壞于口給氣銳之小夫口給則鮮情實氣銳而無德以將之僨矣余不佞庚戌冬來守兗陵則晉安淸波陳公先爲丞未幾司理闕公自亳至陳公五年中三攝郡兩攝宣一攝仙源攝篪攝刑隨施輒效環應無方廼公則去虛憍而杜德機出無事之心處不競之地余嘗及司理公擬而目之曰陳公若萬

斛之舟無所概于釜豆千頃之陂無所庸其淆澄六邑令君相耦語公溫共有讓處議當法似黃次公重厚不泄安任大事似周絳侯近則循良之遐遠則社稷之器乎余顧竊有覬于公雅意修古好學誦郡治在陵陽一峰帶以澄江屏以遠岫公政暇手一編日伊吾如經生而經生有以文進者為之評隲以私進者距勿聽余初蒞公極慨時所獨亟者士風教衰俗詭以羣囂為仗義以干祝為治生頃余檄學官弟子葺有

以維之蓋公吶吶焉粥粥焉外敦而內辨外寛
而內栗往訓臨汀一生服而婚列其皐于郡雖
迕郡弗顧令高明振荒察吏多惠政坐不習觥
骪鄉顯者遂得調高明人至今訟言之是秋擢
拜南戶曹郎行有日司理而下咸嗛焉以公通
籍二十年勞苦丞郡者五年宜得守大府卽曹
郎不薄曷不北而依日月之光而南禮若兵而
戶曹耶余則謂此時宜也不佞故郎工曹預財
賦之末議矣其入之塗一而出之竇九冏儲水

衡卒並告匱言者累求多於大農至無以塞過
及余來南聞南猶之乎北也士伍半虛威頓而
驕漸不可長比且簿責主藏巳夫輕重無恒唯
所緩急急南則南重急度支則度支重今茲陳
公之擢也殆重擇而使之抑豈常調哉丁亥祖
公于敬亭之陽諸令君從因請余次其言登諸
帛以代縞帶焉南司徒襄陽鄭公前爲宛郡守
歷二紀聲方載人士幸爲我諮公所以治宛者
何狀而善鄭示我庶獲仰止亦陳公贈處之義

云

贈郡司理關侯擢南憲臺序

國家設內外臺以糾察百職綱紀四方並尊之曰憲司理刑官也往往從御史行部凡官師兵卒徵逋校秏靡所不寄命故亦尊之郡憲云然其初皆少年新進之士材銳志滿亟欲一旦翹所長以獨揄快爲名高而或器與用不相習地與時不相適者寔有之吾郡理睢陽關公之來也前通籍且十年所徊翔州縣歷諸藩其于世

故物情袪練久而陶冶熟風格整嚴儀觀甚偉望之者意消氣懾固知其正人君子也而公簡重自持膂樞機屛造請雖竟日不得其謦欬之音嗑嘘之狀至起而決大疑畫鉅筴片言立斷猶之鏗然之刃解砉然之氷渙也間案旁大府精心爲讞引經飾治唯取衷于法迺當路咸所倚信焉先後薦于　朝而號名司理者卒無踰公辛壬之際郡適多故公佐寮長壹切務拊循而鎭定之不激不隨衆賴以輯則二三大夫清

靜之効虖未幾而擢南臺憲史之詔報聞矣馬
公偕貳李公倅陸公屬其有以申贈處之誼其
繆守史局獲以攷見典制
高皇帝奠鼎南服特重臺綱首以元勳之劉誠
意爲御史中丞至洪武十七年位署始正若所
爲出入文牒叙次監巡則公今日之職夫以公
望實誠爲少淹顧今臺務之重有倍于洪武時
者
聖祖親蒞庶政故時尚綜核

今上恭巳端居故時從寬平其敝也綱弛紀頹朋黨叢興　國是罔定羣嚚樊亂讒說殄行此其由皆始于憙生事而任輕狡生事則生言輕狡則乘勝而鬬捷慮世者將圖以維其末而急振捄之有味乎傳之所云簡重焉御繁莫如簡簡則要約可循擇福莫如重重則浮競可息闕公夙以簡重名者也余竊闚公有大度歷試以後孤行自若國僑言之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以擬公其幾耶頃年南北總憲累牘以

請輒留中副院丁公遷少司空北矣南臺之重復有逾于北而倍于昔者公即驅而南與諸侍上下其論議衡量于繁簡輕重之間而持之以靜嘿邇者庶其有豸乎其方退耕于野在野言野令之秋螟蝨爲菑致屢蹙於陸穀貫踊而杼軸空民亦勞止儻軫念閭閻之疾苦轉聞于上否公無忘吾宣則又公今日之事也馬公雅志䘏民抑二三大夫之良願哉良願哉

郡侯馬公入覲序

郡太守汝南馬公繇尚書冬官郎出守太原也治理流聞卽南國且傾承之及前守金公拜憲使飭我六郡兵吏部遂以公莅吾郡焉是年壬子秋合太原之績攷三載　上最矣長至之月

覆奉所職用祗覲

皇上太原内轄數十雄緊之州邑以屛捍　神京而外被邊其俗魁健好武民多凋劫不聊生然頗樸質簡直會其時虜解辮回面守封約惟謹無薄伐之勞故其爲郡也劇且廣其爲治也

猶易宛陵控陪都之上游
高皇帝軍興首徽發地重可知而風長厚式禮
化然其地不得晉之什三係屬歷及晉什五則
其爲郡也稍約歲至庚辛間士囂而民囂皆捐
其弦誦棄其田作而習爲浮詭羯羠緣告訐爲
姦利轥轢陵藉幾揭竿而亂時適有變故其爲
治也獨難當公之爲晉陽也不以時謐焉無事
而易心處之壹切拊循其凋劫者羈縻之虜或
生野心沓收保巖關阬恒儼若有事之臨迨爲

吾郡也不以時棼如其事奮有所峻削急繩一切務鎮定柔服嶷然以無事處之間者播文誥于學宮俾多士若吾訓毋寄請毋黨比而兩造之聽無成心無觭重以恊吾衷殆于法無所特加而于意無所偏嚮甚哉上意之不可有所偏也小有所偏將使薦紳士畏細人良弱者畏彊禦極則寡畏衆上畏下始之以無章卒之以無政是兩弊之道也吾以是知公之能審幾而持衡從宜而達變要非無事也行所無事則事而

無事矣又以是而益有所臆于公公不嘗爲郎
職水虞彼其遷變靡常濇蕩而不見其浚易漣
難靖者孰如水然而至平者水也激之則怒涌
防之則潰越語曰五湖之間民有輕心性之耳
論者廼以地平天成之茂勛歸之於行所無事
𦿟焉公取質于至平之水而尚法于無事之智
何直以負材鴻鉅之于道不誠有所由本哉先
是公上績其受命郡丞李公別駕陸公修不斐
之辭以薦公頃以　覲行有日而司理許公甫

自武林至相與申後命其不佞顧所睹公者沖
而不盈尊而自下往太原之稱僚者衆率署空
名去數百里而姚吾郡二三大夫則邇公左右
戎賦決讞咸交劑以有成而于誼切游泳燕好
昕夕其公焉是依而于情暱不無戀戀于公之
行度公是行也績最資深必有崇陟焉儻獲如
河内之借來復我長我莅乎不然則今兵梟瓜
期近儻就移秩若金公者乎此豈唯二三大夫
猶幸在宇下吾郡之所爲綏靖訓定者愈久愈

洽抑六邑士民嘉賴之儻
皇上念公績在晉釋西顧之眷績在宛紓南顧
之憂大有以寵異公援漢事入爲九卿諸大夫
行當以次徵日從公周衛之內猶之乎昕夕郡
時也若我士民其距公實遠矣敬亭之雲宛句
之波亦必往來公懷也

又

士君子肩國家竑鉅之任以尊主庇民扶危定
亂非材曷以哉廼稽古昔周絳侯山太宰裴晉

國韓魏公輩彼其知略輻輳勛位恭焉著甚尚
論者乃皆以其度勝焉夫所謂度者沈深厚重
汐乎窅乎卽之靡見其朕探之罔際其涯斯固
天畀之以運材而善濟事者也東漢諸賢志在
澄清高自標榜而黨人之既卒與國相終始金
陵宋之聞人也一旦欲舉其主于三代之隆豈
不足于材而靖康之釁卒蔽之過則以度之未
弘爾余少聞鄉先正之論如此及通籍至忝副
臺端獲預議吏治有質余者曰吏道之盛孰如

漢吏之良孰如黃次公顧爲相而功名損于治郡時者何余咨咨念之曰自爲潁川時而條教煩碎參考陰伏密及于米鹽察及于雞豚疑任術而已占其非休休之度矣損招于意滿政怠于宦成固其所也故知嚮所論良信而度爲知略勛位之所自出抑虔始篤終之具乎明年癸丑春天下之藩臬郡邑當奉計以　朝我郡太守馬公在焉江以南旁大府必共手肅然曰寧國今之潁川馬公今之次公也徵諸銓評推諸

海寧亦必肯首翕然曰寧國今之潁川馬公今
之次公也公之爲吾郡也綜大綱屏苛細修實
作省文移謁飲有節訾笑不茍嘗爲姚江令聲
籍籍至今因以邑親民逾于郡事之情形令必
晰于守多以還諸邑俾令自治而郡報裁焉以
故諸邑亦稱事治民安風移俗易雖以諸令公
賢而我公實成之也歲適有故臺凡兩聞于
上而士其一士之嚣而挾羣也有年矣當路者
頗有意痛懲之前後悉屬公公持平雖辟者無

深抵居三年所上焉任誠而不任術下焉見德而不見刑猶之喬嶽廣川蒸為靈雨疏為汪澤府萬物利百世而受者不知其功觀者不測其用班氏傳頴川而曰霸獨用寬和為名其旨微矣馬公安所用名焉此非所云沉深厚重有休休之度者耶公治行吾邑鮑令君為諸令君介于不佞某曰太守公先期最績之上與計事會是行也

皇上必有陟明之盛典焉若馬公即未驟柄國

亦必留中在常伯之列以爲公輔地吾屬不得
長事公矣願得中丞之一言以祖公盍鮑侯繇
首邑事公久與諸令君卷卷不釋于違公者輿
情也不敢以私誼而再借公者國計也某老臣
焉敢以田間忘公家之務儻馬公而游致公輔
則號令風采必不損于治郡時國家其庶有利
賴哉方鮑侯有以命某也郡寮李公陸公許公
三大夫先有言以贈公矣公溫良有讓推心置
人腹而察屬並優游公度內余言于諸令君者

亦可以告三大夫也

治兵按察使饒公擢四川右布政使序

畿南治兵使者之析六郡而並建兩牙也與縣桐汭而移鎮宛陵也咸令觀察豫章饒公始煌煌新命簡畀顯矣宛陵負山襟江適道里之衷遙以綰池皖之轂而近輔留都形埶審矣進六郡良家子得比三河少年號精兵處究之具籍爾公于是蒐乘按軍實廣募嚴汰而申以司馬致師之法耗者登頓者振矣然公世以儒

術起家遂於學自郎署以歷藩臬敶事展采率先躬行務道訓刑以待流辟而不易用兵以備不庭不虞而已即姑孰大圩歲薦崩當縣官賦稅之半而民無轉徙萑苻絕警桃州素稱懷塼漸用柔服旁大郡雖兼攝乎亦且瞿然顧化焉獨吾郡士習儇放朋比干政儳忽狡獪詆讕攩㧙甚則達于　朝足亂治野則人莫必其命家莫保其有大獄累興靡有寧歲列彊以來所未嘗睹記者也饒公穆焉深思而毅焉沈斷機至

則應撼至不揺故人知公之靖嘿恬夷不知公
寔有以亢顏而特立人知公之厚蓄而重發不
知公寔有所以潛爲之制而使望之也意消夫
士民之表也士有風民有俗風俗則百年培之
而不足一日潰之而有餘者也以兹迺稍就綴
輯而神叢之馮焉者亦旋以衰止吾鄉敦龎長
厚之故猶未至澌盡無遺者匪我公其曷以居
德善俗政之大經也此豈與矻矻簿書期會結
戎兵辦錢穀者埒能哉時方在壬癸間迨乙卯

夏公勣著勞久擢拜四川右布政使以行郡大夫余侯爲諸郡大夫紹余某不佞布一言之贈某攝總臺憲者七年每御史案部還輒獲以咨詢其行事益州天府之國也比年困軍興松潘建越之間多所徵發而越嶲夷者卬都楪榆種也余所見凡再駕矣蓋猓性猶獸然喜則相摩怒則相齧部使者憚道遠且惡不時巡僨帥壘弁恣睢計便利賓賦之外悉索以從或挺而走險則果俍輕敵寖以僨師而辱 國遂規以章

撻伐之威召兵轉饟費且不貲蜀士夫嘗言三
蜀之租調不輸于司會者有年所矣夫先王制
要荒之服意董在羈縻之以俾自葆就非必臣
妾之也邇中丞吳公建越之役業底平請得爲
郡縣以比于播此石畫也當事者騤惑于草野
倨侮之辭而輕棄玉斧畫疆之地豈所以恢王
略而報藎臣乎今蜀事之最鉅且繫久遠者無
若此饒公固吳公同年進者也試相與共圖之
然而蜀三面阻夷族部樊夥主爵者不以武健

之吏往而籍重饒公知饒公務道化必有以親
附而訓定之誠長慮巳公伯氏項從晉藩　徽
入領太僕爲大正之卿行卽從蜀徵及公而公
有弟郎祠曹修古禮文之典先是伯仲一時秉
學憲前所稱世以儒術起家者也余矦事公之
日長郡所典大獄悉屬侯聽讞而卒之雅與公
旨合諸大夫爲徽州洪侯池州杜侯安慶連侯
太平王侯尚未莅以別駕焦侯署署廣德倅柯
侯均畿南之良而承式公者來集于宛拜送公

澄江之上詩有之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蜀與吳殆援江相表裏者也某耄矣感公之變俗而維風功吾郡獨著抑且脉脉焉神與江流俱駛矣

郡太守廖公上計詩序

文翁爲蜀郡出行縣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由是其地比于齊魯王益州欲宣風化于衆庶聞褒有儁材請與相見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帝謂此盛德事是皆蜀事也而今蜀仁府廖公來守寧郡龢德明惠政平訟理是時鼎祚

在博士籍仁府召置門下錫席不賓假之羽儀振其踣頓故亦郡陋陋戔薄不足與宣文張敦將文翁所繇以化蜀意鼎祚或其人子淵而以風其衆庶者乎明年己丑元會　天子當開明堂大受計執御者將先期脂轄揃驂而行矣上神聖瑩精吏治譽仁府理效必增秩賜金如漢故典而會景運郅隆婁臻嘉應頊且廖遊于郊頗以次與協律之事宜必如漢舉知音善鼓雅琴可待　詔者鼎不佞謬竊爲詩二章而祖

之江上其于中和宣布誠所未皇庶幾猶蜀諸生備出入傳教令而已儻仁府選好事僮子習而歌之安知無何汜鄉在歌中轉而上聳焉

送涇令張公奏計詩序

張公名嘗通帝所其家在淦上三十三洞之陽曰玉笥焉爲淸眞所藏符處今來爲涇又丁令威賓子明爲令之邑繇斯以譚張公誠僊吏矣故其政不繩法襲跡以意化而已三年當入奏計余不佞辱在隣封勤公接遇得旁采風謠

攄撫故實而爲之詩

旌川岳令上計詩序

岳令姿神朗徹約言析理而又長于筆勞人之職非其好也然其爲旌川較焉著當官之譽蒙循理之聲豈所謂明鏡不疲婁照清流何憚惠風邪茲且上計會

今上方興吏道覽所奏上知岳令非徒善清談而已余周還最洽岳令嘗題余玄襟高韻嵇阮之倫余竟以君家彥輔許之于其行也贈之詩

盧令公入覲序

盧令公之爲吾宣凡三閱歲三試士而簡其儁若陳子劉子方子蔡子孫子若余從子輩者翔異之則二三子之于事令公父道也師道也今年冬仲令公以入　覲先期發有日二三子各出其志意陳圖稱詩以效駕而屬梅子鼎祚標其端余惟昔言師保父母非以生養而誨導之乎迺其生養在吏治誨導在師承故杜鄭不聞幹濟卓魯何關詩書即官有額職夫亦以世勘

通材焉然而漢郡國守令往往用經術高第推擇爲九卿我　國初敦尚儒宿廣厲學官尋復特置督學使者董正之顧率歷朞歲一徠來則堇取必一日之試而甲乙其文若夫考德問業易俗維風固不若郡邑之久而馴習而郡地埶稍格又不若邑之近而易親也宜故㳟巖邑號士藪方令公之蒞于斯也宜人士頗日以文著士風益以文日靡大較多借資而巧援上陽亢論而實孅趨遂使所稱孔邇者上漸欲其我遠

易親者惟恐其不我疏交相敝矣令公起家晉
國端方沈毅精心經術有西河之遺風其與宣
人士無廢禮亦無浮禮贄課有時進退有序及
數子之被簡異而衆罔不帖然服以爲知言之
數子東修祓慮卽質疑辯難不輕跡縣大夫之
庭庶交相重也以交相成于是衆罔不瞿然顧
化而比歲巧援虛亢之敝爲一廓如焉士四民
之首也士風正則民俗端孔子之告單父宰曰
毋迎而距毋望而許單父所與友事十一人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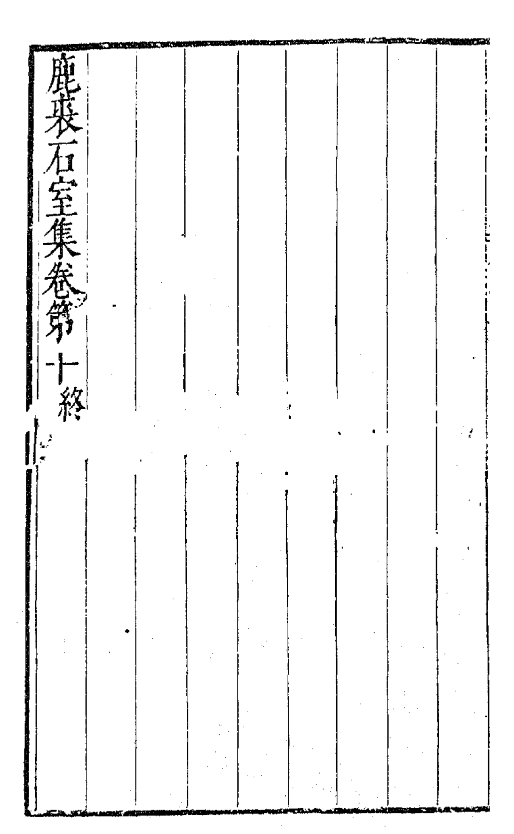
予謂可以舉善夫舉善而致之君此人臣之上績也在漢盛時益部有中和樂職之詩四子講德之傳其所爲中雅叶律嘽緩舒繹者吾不知數子之詠歌賍昔何如于以布循吏之質敏用宣皇化之醇流要非爲私惠而不歸德者也令公之爲美政于宣則有鄉先生蔡觀察識其大者予小子固宣士也知令公之所爲造士者而已矣异日司衡有用經術高第推擇而爲我明天子之九卿也者必吾宣令公也夫

贈日者連生小序

沈君君典居約時重然諾叩其門不能以無爲解竟用破產裕如也時時杖馬箠過金陵吊六朝遺跡或登高長嘯四顧而悲人卒莫測之而豫章連生業日者在金陵肆中名藉甚君典偕曹耦造焉生按其支干大詫曰是夫也豪俠之倫必中庸人所睚眦者也巳復鼓掌笑曰是必貴其五運余先生同稍按之起而拊君典之背曰不然當丁丑魁天下矣越數載爲丁丑則君

典魁天下如連生言余先生者太史公孟麟也
益甲戌第二人云梅鼎祚曰余觀連生恂恂好
下人取財不苟居嘗往來貴人間口絕不及貴
人與人譚大都緣數而之于道以成人之美史
所稱嚴君平子言依于孝臣言依于忠庶幾近
之類有道而數隱者也司馬子長上下百千載
表裏人物而爲日者傳若季主輩津津焉味乎
其言即連生于佗禨祥榮辱之際頗著効所由
君典顯而其于宣城也由訪君典至故具論于

篇嗟夫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天下
事固多如此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終